

周紹良 白化文編

敦煌變文論叢錄

上冊

I207.7/7
DZ16/08

周紹良 白化文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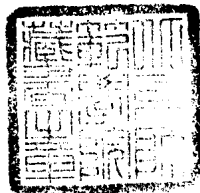
敦煌變文論叢錄

上
冊

上海古籍出版社



868862



1207.7/7
02/0/09

周紹良 白化文編

敦煌變文論叢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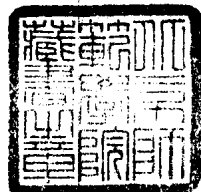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68869

868869



敦煌變文論文錄

(全二冊)

周紹良 白化文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商務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28 字數 594,000

1982 年 4 月第 1 版 198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7,500

統一書號：10186·322 定價：(七)3.25 元

編輯說明

這是一部資料書，照說應該叫作《敦煌俗文學中說唱故事類作品的研究論文集》。但是，一則因為書名太長，二則因為這種稱呼還沒有得到公認，所以，只好採用了《敦煌變文論文錄》這樣一個「通用」的題目。

為此，有必要把下列三個概念的內涵講一講：

一、敦煌俗文學

「俗文學」這個術語，是由鄭振鐸先生提倡，並通過他所著的《中國俗文學史》一書在學術界廣泛傳播並確立起來的。「敦煌俗文學」的範圍、內涵，也是由鄭先生這部書大致劃定，並最早作出總括性的論述的。它大致包括敦煌文學中通俗性的說唱故事和通俗歌曲兩部分。

首先，我們贊成用「俗文學」這個概念來概括它們，而不敢輕率地動用「民間文學」這個概念。「民間文學」的體裁有神話、故事、歌謠、諺語、說唱曲藝、民間戲曲等。一般說來，它們的特點是：羣衆集體的口頭創作，口頭流傳，並不斷地集體修改、加工，內容方面較直捷地反映了勞動人民的願望、要求和理想，表達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意志。（當然，用文字記錄下來的民間文學作品，在過去大多經過文人的整理、加工、修改，有的被提高了，有的被閹割了。）因此，用「民間文學」這個概念

套在敦煌的這批材料上，就不甚對口。這批材料中，佛教通俗宣傳品占很大比重。就是非佛教性材料，如說唱歷史故事，如曲子詞，能否算是勞動人民的直接創作，也會有不同的看法。好在這些材料，包括佛教宣傳品在內，都是通俗性的，又都多少有點文學氣味，用「俗文學」這個概念來概括它們是較為適合的。

進一步，我們贊成用「敦煌俗文學」這個概念來概括它們。「敦煌俗文學」，指敦煌文學中的「俗文學」部分。它既可指作品，又可指一種專門性的學術研究。同時，把它限制在這一範圍內，可以避免在研究時漫無邊際。

敦煌文物的發現，確實使我們大開眼界。不過，我們在研究其中的「敦煌俗文學」部分的時候，也應該看到這批材料本身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們大致是盛唐到北宋初抄錄下來的，撰述時期可能要早些，是研究唐五代俗文學的一批寶貴材料。可是：（一）它們是從佛教寺院「藏經洞」里出來的。在大量敦煌遺書中，所占比重甚小，大約不及千分之四、五。其中複本還不少。它們不是這個「專業圖書館」的「收書重點」，這類材料在藏經洞中不是很完備的。（二）它們是由敦煌這個特殊地點出來的。一方面，它必然有其地域特點，如有關張義潮的故事就是本地風光。另一方面，由于佛教僧侶的富于流動性，敦煌在「絲綢之路」時代五方雜處的情況以及敦煌寺院在河西的顯赫地位等原因，外來的材料也不少，但它不可能反映出當時全國俗文學的情況。衆所週知，通俗性的民間的文學藝術，地方性從來都很強烈。僻處西北的藏經洞中所出的有限材料難於代表全國，自不待言。

總之，從專業性、地方性都較強的藏經洞里出來的這批零碎材料，遠遠不足以反映那個時代的俗文學全貌。因此，用「敦煌俗文學」這個限制性的詞語來概括它們和對它們的研究，是較為切合實際的。我們在使用這批「秘籍叢殘」研究唐五代俗文學以至通盤研究中國民間文學史的時候，必須注意，不可以偏概全。它們是一斑，決非全豹。

二、敦煌俗文學中的說唱故事類作品

敦煌俗文學中的作品，大致可歸為兩類。一類是歌曲，通俗性的如「曲子詞」；另一類是說唱故事類材料，包括變文、講經文和其它。本書中所收論文，就是對說唱故事類材料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三、變文

變文，只是敦煌俗文學中說唱故事類材料的一種，不能用它來概括這類材料的全部。請參閱本書中拙稿《什麼是變文》，茲不贅述。

通過以上所述，大家一定能理解：照我們的看法，本書的書名定得太窄了。請讀者把《敦煌變文論文錄》視為《敦煌俗文學中說唱故事類作品的研究論文集》之簡稱吧！區區微衷，當荷諒答。

這部書名為《論文錄》，以編選單篇論文為旨。自斯學創立以來，有關的論文，包括報刊中散見的和曾編入某種文集的基本上都收錄了。這些資料散在各處，搜集不易，匯總起來，省去後來人尋覓之勞，自覺不是毫無意義。反映在這部書中的解放前后的研究業績，應當說還是值得重視的。當然，從這部書來回顧五六十年來的研究工作，不能不說進展很慢，許多在研究工作中一開始就要接觸

到的問題，如歸類問題（它關係到研究的對象究竟是什麼），至今并未取得公認的徹底解決，更不必談進一步的一篇篇的具體作品的深入分析了。解放后國內研究的情況，基本反映在本書中，只有寥寥十幾篇。近年來發表的，只拙稿一篇而已（二）。真可說是路靜人稀。但正因如此，為使新的研究空氣濃厚起來，出版這樣一部資料也許更有必要。它讓我們看到歷史，看到現狀，從而激發，從而作出新的努力！

本書所收論文，編為兩部分：一部分是通論性的；一部分是對單篇作品的專題研究。書末附錄蘇聯所藏說唱佛經故事類作品五種。這幾篇材料公開發表的時間較晚，《敦煌變文集》中未收，國內見到的人不多。現在我們重加校訂，作為附錄收入，供研究者參考。收入本書的論文，概依原發表的情況照印，以存歷史的本來面貌，所以一些有問題的字樣也就不再改動。另外，一些參考價值不大的文章，我們就舍棄了。

本書解放前和五十年代發表的論文部分，是周紹良先生多年辛苦搜輯而成。六十年代以來的新作，是周先生指導我搜集的。周先生要我寫一下編輯經過，因述如上。所述均為初學淺見，謬誤必多，不敢借周先生之名以自重，用特署名，以示文責自負之意。

白化文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蔚秀園

（二）說的是截至一九七九年底的情況。一九八〇年起至一九八一年底，有若干篇新文章發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四日，白化文又記。

目錄

上冊

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	王國維	(一)
論唐代佛曲·····	向達	(九)
記倫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學·····	向達	(二九)
唐代俗講考·····	向達	(四一)
唐代俗講軌範與其本之體裁·····	孫楷第	(七一)
敦煌俗文學之發見及其展開·····	傅芸子	(二九)
俗講新考·····	傅芸子	(四七)
讀《唐代俗講考》·····	周一良	(一五七)
《讀《唐代俗講考》》的商榷·····	關德棟	(一六五)
補說唐代俗講二三事·····	向達	(一七一)

——兼答周一良、關德棟兩先生

關於《俗講考》再說幾句話·····	周一良	(一七九)
附記·····	向達	(一八二)
談「變文」·····	關德棟	(一八五)
略說「變」字的來源·····	關德棟	(一三五)
讀變文二則·····	孫楷第	(一三九)
漫談變文的起源·····	周叔迦	(一四九)
試談「變文」的產生和影響·····	王慶菽	(一五五)
敦煌變文研究·····	王重民	(一七三)
我對變文的幾點初步認識·····	徐嘉齡	(一七三)
變文筆記兩則·····	宋毓珂	(一三七)
敦煌壁畫《祇園記圖》考·····	金維諾	(一四一)
《祇園記圖》與變文·····	金維諾	(一五三)
漫談「變文」的名稱、形式、淵源及影響·····	馮宇	(一六二)
關於變文的幾點探索·····	程毅中	(一七三)
唐代的說話與變文·····	路工	(一三七)

談唐代民間文學……………周紹良 (四〇五)

——讀《中國文學史》中「變文」節書後

關於唐代民間文學研究的幾點意見…………… 肇 誼 (四四四)

什麼是變文…………… 白化文 (四二九)

下 冊

敦煌本《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品》演義跋…………… 陳寅恪 (四四七)

敦煌本《維摩詰經·問疾品》演義書後…………… 陳寅恪 (四五五)

目連故事的演變…………… 趙景深 (四五七)

《有相夫人生天因緣曲》跋…………… 陳寅恪 (四七七)

《蓮花色尼出家因緣》跋…………… 陳寅恪 (四七九)

敦煌本《溫室經講唱押座文》跋…………… 傅芸子 (四八五)

《須達起精舍因緣曲》跋…………… 陳寅恪 (四九一)

關於《破魔變文》…………… 傅芸子 (四九五)

——敦煌足本之發現

《降魔變押座文》與《目連緣起》…………… 關德棟 (五〇三)

《醜女緣起》與《賢愚經·金剛品》	傅芸子	(五〇九)
《醜女緣起》故事的根據	關德棟	(五一九)
關於《身餒餓虎經變文》	周紹良	(五二三)
敦煌本《伍子胥變文》之研究	劉修業	(五二七)
敦煌卷《季布罵陣詞文》考釋	吳世昌	(五三三)
敦煌本《捉季布傳文》	王重民	(五三七)
《季布罵陣詞文》補校	馮沅君	(五六三)
《季布罵陣詞文》補校的討論	馮沅君	(五八五)
敦煌本《王陵變文》	王重民	(五九一)
敦煌本《王陵變文》跋	王重民	(五九五)
唐寫本《明妃傳》殘卷跋	容肇祖	(五九九)
——彈詞一類作品的新發現，王昭君故事的歧異		
王昭君故事演變之點點滴滴	張壽林	(六〇九)
敦煌本《韓朋賦》考	容肇祖	(六四九)
敦煌文學中的《韓朋賦》	王利器	(六八三)
敦煌本《董永變文》跋	王重民	(六九二)

敦煌石室所見《董永董仲歌》與紅河上游擺葬所傳借錢葬父故事	邢慶蘭	(六九五)
董永故事的演變	趙景深	(七〇五)
敦煌寫本《張義潮變文》跋	孫楷第	(七二三)
敦煌寫本《張淮深變文》跋	孫楷第	(七二三)
唐寫本殘小說跋	王國維	(七五一)
唐太宗入冥故事的演變	陳志良	(七五三)
從《燕子賦》看民間文藝	張振離	(七六七)
唐「話本」初探	李 騫	(七七三)

附 錄 蘇聯所藏押座文及說唱佛經故事五種

押座文	白化文校錄	(八二)
佛報恩經講經文	白化文 趙匡華校錄	(八三)
維摩碎金	趙匡華錄 周紹良校	(八四)
維摩經講經文	趙匡華錄 周紹良校	(八五)
十吉祥講經文	趙匡華錄 周紹良校	(八六)

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

王國維

敦煌唐寫本書籍，爲英國斯坦因博士攜歸倫敦者，有韋莊《秦婦吟》一卷，前後殘闕，尙近千字。此詩，韋莊《浣花集》十卷中不載，唐寫本亦無書題及撰人姓名。然孫光憲《北夢瑣言》，謂蜀相韋莊應舉時，遇黃「寇」犯闕，著《秦婦吟》一篇，云「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今敦煌殘卷中有此二句，其爲韋詩審矣。詩爲長慶體，敘述黃巢「焚掠」，借陷「賊」婦人口中述之，語極沈痛詳盡，其詞復明淺易解，故當時人人喜誦之，至製爲障子。《北夢瑣言》謂莊貴後諱此詩爲己作，至撰家戒，不許垂《秦婦吟》障子，則其風行一時可知矣。其詩曰：

（上闕）南鄰走入北鄰藏，東鄰走向西鄰避。北鄰諸婦咸相湊，戶外奔騰如走獸。轟轟焜焜乾坤動，萬馬雷聲從地湧；火迸金星上九天，十二官街烟烘炯。日輪西下寒光白，上帝無言空脈脈。陰雲暈氣若重圍，口者流星如血色。紫氣潛隨帝座移，妖光暗射□星析。家家流血如泉沸，處處冤聲聲動地。舞伎歌姬盡黯然，嬰兒稚女皆生棄。東鄰有女眉新畫，傾國傾城不知價；長戈擁得上戎車，回首香閨淚盈把。旋抽金線學縫旗，纔上雕鞍教走馬；有時馬上見良人，不敢回眸空淚下。西鄰有女真仙子，一寸橫波翦秋水，妝成只對鏡中春，年幼不知門外事；一夫跳躑上金階，斜袒半臂欲相恥；牽衣不肯出朱門，紅粉香脂刀下死。南鄰有女不記姓，昨日良媒新納聘，琉璃階上不聞聲，翡翠簾前空見影；忽驚庭際刀刃鳴，身首分離在俄頃；仰天掩面哭一聲，女弟女兒

同入井。北鄰少婦行相促，旋拆雲鬟拭眉綠，已聞擊托壤高門，不覺攀緣上重屋，須臾四門火光來，欲下危梯梯又推，煙中大聲猶求救，梁上懸屍已作灰。妾身幸得全刀鋸，不敢踟躕久回顧，旋梳雲鬢逐軍行，強展蛾眉出門去。舊里從茲不得歸，六親自此無尋處。一從陷賊經三歲，終日憂驚心肝碎，夜臥千重劍戟圍，朝餐一味人肝膽。驚幃縱入豈成歡，寶貨雖多非所愛。蓬頭面垢眉猶赤，幾轉橫波看不得。衣裳顛倒語言異，面上誇功彫作字。柏臺多士盡狐精，蘭省諸郎皆鬼魅。還將短髮戴華簪，不脫朝衣纏繡被。翻持象笏作三公，倒佩金魚爲兩制。朝聞奏對入朝堂，暮見誼呼來酒市。一聲五鼓人驚起，聲嘶喧爭如竊議。夜來探馬入黃城，昨日官軍收赤水。赤水去城一百里，朝若發兮暮應至。凶徒馬上暗吞聲，女伴閨中潛生喜；皆言冤情此日銷，必謂妖徒今日死。逡巡走馬傳聲急，又道軍前全陣入；大臺小臺相顧憂，三郎四郎抱鞍泣。汎汎數日無消息，必謂軍前已衝壁，鐵旗掉劍却來歸，又道官軍屢敗績。四面從茲多厄束，一斗黃金一斗粟；尙讓廚中食木皮，黃巢機上割人肉。東南斷絕無糧道，溝壑漸平人漸少；六軍門外倚僵屍，七架營中填餓殍。長安寂寂今何有，廢市荒街麥苗秀；采樵斫盡杏園花，修寨誅殘御溝柳，華軒繡轂皆消散，甲第朱門無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樓前荆棘滿。昔時繁盛皆埋沒，舉目淒涼無故物；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來時曉出城東陌，城上風烟如塞色。路旁時見游突軍，坡下絕無迎送客。霸陵東望人烟絕，樹鎖鵲山金翠滅。大道俱成棘子林，行人夜宿長口月。明朝曉至三峯路，百萬人無一戶；破落田園但有蒿，摧殘竹樹皆無主。路旁試問金天神，金天無語愁於人；廟前古柏有殘折，殿上金爐生暗塵。一從狂寇陷中國，天地晦盲風雨黑；案前神水呪不成，壁上陰兵驅不得。聞日徒歎口憂思，危時不助神通力；我今愧惡拙爲神，且向山中深壁匿。寶中簫管不曾聞，筵上犧牲無處覓。旋教

此詩前後皆闕，尙存九百六十餘字，當爲晚唐詩中最長者。又才氣俊發，自非才人不能作，惟語取易解，有類俳優，故其弟謫編《浣花集》時，不以入集。不謂千百年後，乃於荒徼中發見之。當時敦煌寫有數本，此藏於英倫者如此。巴黎國民圖書館書目有《秦婦吟》一卷，右補闕韋莊撰，既有書名及撰人姓名，當較此爲完好，他日當訪求之也。

倫敦博物館有《季布歌》，前後皆闕，尙存三千餘字，紀漢季布亡命事，以七言韻語述之，語更淺俗，似後世七字唱本。又有孝子《董永傳》，亦係七言，其詞略曰：

人生在世審思量，暫□□□有何妨。大衆志心須靜聽，先須孝順阿爺孃。好事惡事皆鈔錄，善惡童子每鈔將。孝感先賢說董永，年登十五二親亡；自歎福薄無兄弟，夜中流淚每千行。爲緣多生口姊妹，亦無知識及親房。家裏貧窮無錢物，所買當身殯爺孃。

云云：實當時所作勸善詩之一種，江右某氏所藏敦煌書中，有目連救母、李陵降虜二種，則純粹七字唱本云。

倫敦博物館又藏唐人小說一種，全用俗語，爲宋以後通俗小說之祖。其書亦前後皆闕，僅存中間一段云：

判官慄慄，不敢道名字。帝曰：「卿近前來，輕道，姓崔名子玉，朕當識。」言訖，使人引皇帝至院門。使人奏曰：「伏維陛下，且立在此，容臣入報判官速來。」言訖，使者到廳前拜了，啓判官：「奉大王處太宗是生魂到領，判官推勘，見在門外，未敢引。」判官聞言，驚忙起立。（下闕）

此小說記唐太宗入冥事，今傳世《西遊演義》中有之。《太平廣記》引唐張鷟《朝野僉載》，已有此事，但未著判官姓名云：

唐太宗極康豫，太史令李淳風見上，流淚無言。上問之。對曰：「陛下夕當晏駕。」太宗曰：「人生有命，亦何憂也。」留淳風宿，太宗至夜半奄然入定，見一人云：「陛下覓合來還，即去也。」帝問：「君是何人？」對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見判官，問六月四日事，（即太宗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之日。）即令還。向見者又迎送引導出。淳風即觀乾象，不許哭泣。須臾乃寤，至曙，求昨所見者，令所司與一官，遂注蜀道一丞。

近代鄭烺撰《崔府君祠錄》，引《滄陽神異錄》一事，與《僉載》同，且以冥判爲崔府君。曰：

一日，府君忽奉東岳聖帝旨，敕斷隱巢等獄。府君令二青衣引太宗至。時魏徵已卒，迎太宗屬曰：「隱巢等冤訴，不可與辨，帝功大，但稱述，神必祐也。」帝領之，及對質，帝惟以功上陳，不與辨。府君判曰：「帝治世安民之功甚偉。」（中略）敕二青衣送帝回，隱巢等惶恐去。帝行，復與府君別。府君曰：「毋泄也。」後帝令傳府君像，與判獄神無異云云。

今觀唐人所撰小說，已云冥判姓崔名子玉。故宋仁宗景祐二年，加崔府君封號詔，有「惠存滄邑，恩結蒲人，生著令猷，沒司幽府」等語。可見傳世雜說，其所由來遠矣。又倫敦所藏尚有伍員入吳小說，亦用俗語，與太宗入冥小說同。

唐代不獨有俗體詩文，即所著書籍，亦有平淺易解者，如《太公家教》是也。《太公家教》一書，見於李習之文集，至與文中子《中說》並稱。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亦稱其書。顧世久無傳本，近世敦煌